

短篇小说集



拿破仑
ナポレオン

[日] 阿刀田 高 著

吴鸿春 译

★日本短篇王★直木奖★吉川英治奖★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得主★旭日勋章
★紫绶带奖章得主★日本笔会会长★
★日本十大直木奖得主★宫部美雪★角田光代★新田次郎★五木宽之★水上勉
★唯川惠★小池真理子★松井今朝子★今日出海★源氏鸡太★联袂推荐★

 上海译文出版社

短 篇 小 说 集

拿破仑狂

ナポレオン

阿刀田 高 著

吴鸿春 译

★日本短篇王★直木奖★吉川英治奖★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得主★旭日勋章
★紫绶带奖章得主★日本笔会会长★
★日本十大直木奖得主★宫部美雪★角田光代★新田次郎★五木宽之★水上勉
★唯川惠★小池真理子★松井今朝子★今日出海★源氏鸡太★联袂推荐★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直木奖获奖作品

短篇小说集



拿破仑

ナポレオン

阿刀田高 著
吴鸿春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拿破仑狂/(日)阿刀田高著;吴鸿春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3.5

ISBN 978-7-5327-6088-6

I. ①拿… II. ①阿… ②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
IV. ①B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8999号

ナポレオン狂

Copyright © 2013 by Takashi Atoda

简体中文版由阿刀田高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社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Shangah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, 201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2-776号

拿破仑狂

[日]阿刀田高 著 吴鸿春 译

责任编辑/赵平 装帧设计/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99,000

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088-6/I·3619

定价:2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57602918

作品出处一览

- 拿破仑狂 《读物大全》
1978 年 9 月期
- 来访者 《小说新潮·别册》
1978 年秋季期
- 意外之恋 《小说推理》
1975 年 12 月期
- 内侧 《读物大全》
1979 年 3 月期
- 甲壳虫换位记 《小说宝石》
1978 年 9 月期
- 扭曲的夜 《小说新潮》
1979 年 4 月期
- 透明鱼 《小说推理》
1974 年 12 月期
- 晴空 《ELLE》广告杂志
1979 年期
- 白色的牙齿 《问题小说·别册》
1977 年春季期
- 狂暴的狮子 《小说新潮·别册》
1978 年春季期
- 绳子 《小说现代》
1979 年 4 月期
- 特殊兴趣的女人 《冰箱锁爱》讲谈社文库
1981 年 9 月刊
- 火柴盒里的人生 《火柴盒里的人生》角川文库
1984 年 10 月刊

目录

1	拿破仑狂
23	来访者
43	意外之恋
59	内侧
79	甲壳虫换位记
95	扭曲的夜
117	透明鱼
127	晴空
133	白色的牙齿
141	狂暴的狮子
161	绳子
177	特殊兴趣的女人
195	火柴盒里的人生
215	自作解说/阿刀田高
221	作品赏析/小池真理子
227	解说/尾崎秀树

拿破仑狂

疯狂与正常之间大概并不存在一条能够界定二者的明确界线。

当然，大部分人是完全正常的，同时也有一眼就能看出的疯子。不过，可以肯定也存在着位于二者之间的人。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群中，有的人看上去相当正常，心中却隐藏着疯狂的念头和冲动；而有的人正相反，虽常见奇言奇行，却不能说他精神有问题。

这样的人，在我的人生经验里，就遇到过两个；而这两个人都与拿破仑·波拿巴相关连，这也是个难以解释的偶然。

一位是南泽金兵卫先生，还有一个……应该是叫村濑什么的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。

称南泽金兵卫先生为狂人，并不是有医学根据的判断。这位先生不论从哪方面看，都是个普通的社会成员；作为技术人材，他有着不输给一般人的灵巧。

不过，把棒球看得比吃饭更重要的人叫棒球狂；神魂颠倒、沉溺女色的人叫色情狂；南泽先生也有与此类似的“狂”的部分，这是无法否定的。因此若是用个“狂”字称呼他的话，就该叫他“拿破仑狂”。

就我所知，南泽金兵卫于明治末年出生在福井县，是贫穷农家的第三个儿子，幼年时期就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。从高等小学毕业后，在村公所、印刷厂、药品批发店等许多地方做过工。十六岁的时候，他偶然读了长濑凤辅的《拿破仑传》，受到了强烈的启示。据他后来自己说：“读后全身热血沸腾，一夜未曾合眼。这才是人类中诞生的最高人格！怎么才能与拿破仑相遇呢？……不，并不是说笑，我真的严肃地考虑过。这当然无法办到，毕竟那是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了；但我下了决心，至少也要尽可能地收集关于拿破仑的所有资料。”

拿破仑是否具有如此高贵的人格，这个问题不宜在此讨论。恐怕是长濑凤辅的《拿破仑传》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行了过度的美化，从而激起了一个少年对拿破仑的强烈憧憬。由此，南泽金兵卫开始了他的拿破仑专题收藏。

当初只是买了几本散见于乡村小镇书店的拿破仑传和西洋史料，随着书架上的书一册两册地增加，少年的梦也随之膨胀，这一志趣并没有因他长大成人而有所稍减。

另一方面，南泽金兵卫在药品批发店工作之余，还致力于药品包装机的改良，并且随着他专利权的取得和应用，他也获得了发财致富的良机。耳闻所及，南泽金兵卫在包装机方面的专利权现在仍被采用的尚有十多种，此外他在食品加工机械方面也拥有几项专利。不难想象，几十年来这些专利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。

南泽金兵卫除了拿破仑，几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不抽烟，酒略微喝点，那也只是在宴席上被人劝酒时才沾几口的程度。虽说结婚成家了，但并无一男半女。

也就是说，南泽金兵卫的人生，既有取得包装机等机械方面的专利并使之实用、生利的非常现实的一面，又心无旁骛，唯拿破仑资料、遗物是求的一面，他的人生仅由这两个方面构成。再进一步说，就连他所有的经济活动也都不过是献身于拿破仑皇帝的辅助手段，他的全部收入——除了妻子和他自己最低限度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用，他的一切都为拿破仑消耗掉了。

其结果，在东京世田谷区的郊外出现了一幢叫做“拿破仑纪念馆”的四层楼的城堡；虽说采取了基金会的形式，但无疑全部是南泽先生个人的收藏。老夫妻两个在四楼的一隅给自己留下了一块栖身之地，其他三层装满了南泽金兵卫以毕生心血搜求来的有关拿破仑的

藏品。

如果有申请，拿破仑纪念馆也让一般市民一瞥它的部分藏品；但是它的性质，从它设立的经过也可以知道，原本是一个人发狂般搜求来的藏品集结，是南泽先生为了自己而收藏，为了自己的乐趣而陈列的，并不是为了向他人展示。纪念馆雇了一个处理杂事的女职员和一个清洁工，然而这两个人对馆内的藏品毫无知识，藏品的征集和整理全由南泽先生一人承当。

据说，藏品的征集费用，即使现在每月仍然不下一百万日元。

所收范围——这是南泽先生自己说的：

“只要是与拿破仑有关，什么都收。玄关那里的凯旋门，那是纪念拿破仑逝世一百周年法国制作的，是按三十分之一的精确比例缩小的模型。拿破仑的遗物，当然不必说了，关于拿破仑的作品，与拿破仑有关的所有文章，全在收藏之列。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收了很多版本。前些日子，有个剧团上演萧伯纳的《风云人物》，主人公可是拿破仑皇帝啊，我请剧团为我多印了一整套剧照。凡是写着拿破仑这几个字的，不管是杂志还是报纸，通通剪下来，装进卷宗里。”

“那以拿破仑名字命名的白兰地呢？”

“不，白兰地和皇帝没有直接的关系……周刊杂志里哪怕只有一行文字是关于拿破仑的，比如说，‘死于胃癌’、‘荣军院里的遗骨是赝品’什么的，就把杂志买下收藏起来。”

“这工作量可真不小啊！”

“不过，我对此已经很有经验了，委托了各家书店，与三家专门提供剪报服务的公司也签了协议。此外，我自己也一有空就去逛书店……当我翻着杂志的时候，常常没来由地就会预感到这里恐怕会隐

藏着拿破仑，一翻，还果然找到了，想想真有些不可思议。”

南泽先生那富态的满面红光的脸上泛起一派天真，这么跟我说。

近来，纪念馆的收藏已经达到法国政府要授予他勋章的程度了。

话说得前后有些颠倒，我与南泽先生的相识，是由于大学时代恩师的介绍，做了他一段时期的法文家庭教师的缘故。

如果要从事拿破仑的专题收藏，当然以能读懂法文为好。南泽先生从年轻时候起就自学法文了，后来又进了一家外语专科学校，可以说是学过法文的，但是他那时事业异常繁忙，实在没有多少精力花在外语学习上。

到他过了花甲之年，“尽管不可能有多大进步了，不过俗话说‘活到老，学到老’，我也要……”当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法文教师的时候，因缘凑巧，我被介绍给了南泽先生。

我选用了塔列朗的《回忆录》作教材，每星期凑在南泽先生空闲时给他讲两次。他的法文程度，说实话并不怎么样，不过他的学习热情叫人不得不脱帽致敬。

书页的空白处，写满了他课前预习时翻检词典、仔细搜寻所得的材料。每当书里提到拿破仑，南泽先生的眼里就会放出热烈的光辉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

塔列朗做过拿破仑的外交大臣，最后却毫不留情地背叛了拿破仑。他原本是个长袖善舞、玩弄权术的人物，当拿破仑意欲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联手之后，塔列朗的幕后活动就更为深藏不露而居心叵测了。由于俄皇亚历山大在与拿破仑折冲樽俎之际，已经事先从塔列朗那里获得了法兰西的情报，拿破仑想要在这场外交游戏中讨到便宜也就不可能了。这就如同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会见之前，总统已经从日本外务大臣那里知道了对方手里拿的什么牌一样。

当然，塔列朗也自有他塔列朗要说的话。这位不相信任何人的精明无比的外交家，对拿破仑的崛起深感危惧，同时也看穿了亚历山大的弱点。他肯定已经在为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作考虑。

对这样的策略和心理的表述，《回忆录》中随处可见，我对此颇有兴味，甚至觉得时有让人痛快之处，而南泽先生对此则别有感慨。

每当书里的内容涉及塔列朗的背叛行为，南泽先生就会沉下脸来。

“要不是误信了这个家伙，皇帝陛下就没有必要远征俄罗斯，也就不会有那一场惨败！”

他呻吟般地这么说。我当时感到气氛十分严肃，如果贸然为塔列朗辩护，也许会一下子引爆他的怒火而被赶出门去。

这是从南泽先生平常温和的态度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一面。南泽先生对拿破仑的崇敬之情非同寻常，已经近于狂热——让我再次认识到这一点的大抵总是在这样的场合。

家庭教师做了两年。

不言而喻，在此期间我有多次机会接触到他的收藏。拿破仑自己的著作和书简自不消说，各语种的评传、研究、有关史料，拿破仑登场的小说、戏剧，各种遗物、纪念邮票、金币，不可胜数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只要有符合纪念馆要求的介绍，一般人也可以参观纪念馆的藏品，但是那只限于极为普通的藏品，一楼的陈列室就是为此设置的。作为收藏家的南泽先生也未能免俗，也有不愿将精品轻易示人的一面。

来访者如果显示出对拿破仑有相当的知识，就会被引入二楼，可以看到一些稍稍特别的收藏。要是脾性相投，则有可能打开三楼的重锁，让你远远一眺其中的秘藏。纪念馆里到处都是上着锁的小房间，

置身其间颇感到像一个十七、十八世纪的古城堡。

那么，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见识了其中的收藏呢？

“拿破仑给夫人约瑟芬写过几百封信呢，可是约瑟芬很薄情，基本上不写回信。”

“好像确实是这样。”

“现在存世的约瑟芬书信只有两封，不过我弄到了除此之外的第三封信，这可是了不得的东西啊！”

南泽先生这么说着，把专家也不知道的秘宝给我观赏了一番。由此来看，我的确已经相当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宝藏。至少，除了南泽先生本人，没有人知道得比我更多了。

虽然这么说——只是我模糊的想法——就连我也不给看的那些极秘收藏还在馆里的什么地方隐藏着吧，从收藏家的共同癖性来考虑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

说到这里，话题必须暂且离开南泽金兵卫，我得说说另一位拿破仑狂了。

先要从不相干的话说起。腊制的河豚鱼干，是我的心爱之物，把半透明的蜜色鱼干放在电热器上烤，烤到表面有几分焦，然后撕开来下酒，不论是日本酒还是洋酒，都是绝配。

可是在东京的百货公司卖的河豚鱼干，往往鱼片较薄，而且不管你怎么嚼，都像是橡皮似的嚼不透。终究作为原料的河豚鱼质量关系到加工后的味道啊。

说这些并非无因，一想起那个男人，腊制河豚鱼干便随之而来。

记得是在去年夏天，大学暑假还剩下不多的日子了，一个奇特的男人找到了我。

乍一见那男人的脸，我觉得在日本人里这可太像西洋人了。两眼之间距离狭窄，眼窝深陷，鼻梁很细，不但细而且长，长相里有明显的白色人种的混血成分。他的个子跟普通日本人差不多，肩膀却相当宽厚，给我留下了与身高不成比例的印象。

宽阔而光秃的前额上，有垂下来的柔软卷发，像贴在那儿似的。我看着他的脸觉得很像一个什么人。

“我叫村濑……”

可能他说了全名，但名字部分我已经毫无印象。他的话语里有种地方上出身的人勉强说国语的生硬感。

我在一家大众杂志的随笔栏里，偶然写了一篇游历拿破仑出生地的印象记，这个男人读了以后竟以为我是研究拿破仑的专家，这就是他特地远道而来访问我的原因。

说了一些寒暄话以后，他突然吞吞吐吐但表情严肃地说：

“嗯……我，前世是拿破仑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开始我没听懂他的话，当我明白过来以后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玩笑。

因为这个男人的样子虽然是个乡下大叔，看上去有些难以理喻的固执，但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我也开玩笑似的回了一句。

“我的脸，在日本人里不是很特别吗？从小时候起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大家都欺负我，叫我‘美国佬、美国佬’；还有人背后造谣说我母亲跟洋鬼子睡过觉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进了中学，老师说‘你真像拿破仑啊！’以后拿破仑就成了我的绰号。”

“这样啊！”

我一开始觉得像个什么人，原来就是拿破仑！日本人里竟有人与那个出生在科西嘉的英雄如此相像，真是太奇怪了。

“我到那时为止，并没有看过拿破仑的照片，所以只是在心里留下了个‘是这样吗’的疑问。后来看到了书里的照片，才知道的确非常像，竟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不由得想，我的前世也许就是拿破仑呢。”

这话肯定没有根据，不过多少也有些道理。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相貌像历史上的某个大人物，那么就想到自己会不会是他的再世？相信到何种程度是另一个问题，这一心理过程却无离奇之处。

“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关心起拿破仑这个人，虽然这么说，我们乡下人却没有读过什么书，只是想起小时候常梦见孤零零的海岛，尽管没有去过，海上低低地垂着黑云……那是，那叫什么岛来着？”

“你是说圣赫勒拿岛吗？拿破仑最后的流放地。”

“啊，就是，对那马厩似的粗笨的房子也有记忆。那个叫约瑟芬的女人，照片给我看了多少次就是想不起来，可是另一个人，叫什么的女人……”男人口齿不清地说着，从口袋里拿出了杂记本儿，一面翻着纸边发毛的本子，一面说，“瓦莱夫……瓦莱夫斯卡，是的，这个女人确实是见过的，在梦里。”

“瓦莱夫斯卡是他的波兰情人，是个贵族夫人，到最后也一直爱着他。”

正如“英雄好色”这句话所说，拿破仑的情人多如繁花。皇后约瑟芬、马利·路易丝自不必说，歌剧女伶格拉西阿尼、国立剧场的当

红明星乔治小姐、被赞美为绝世美人的女优玛尔丝小姐……即使在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以后，还把与他同行的蒙托隆伯爵的夫人阿尔比弄到了手，而且生了个女儿拿破仑娜。

但是，在那繁花丛中，要说向他奉献了真正爱情与忠诚的唯有玛利·瓦莱夫斯卡。她原是为了波兰的安宁而献给皇帝的贡品，然而两人相爱以后，她对这个悲剧英雄的爱慕之情终生未变。如果拿破仑有一天从高高的天堂眺望他的一生，瓦莱夫斯卡才是能够进入他心灵深处的最佳情人。

男人继续说着。

“梦里还看到了许多景象。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城市，大火烧红了整个天空……”

“是莫斯科吧。”

“可能是吧。”

“是不是您小时候听谁讲起过拿破仑的事迹？”

男人不容置疑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是乡下人，没人知道拿破仑是谁。”

“因此……您就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再世？”

“是的，年轻的时候也没认真想过，上了年纪以后就开始想到了前世和死了以后的事。”

“对不起，请问您今年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五十五岁了。近来很容易想起自己的前世或许是拿破仑，那样伟大的人物怎么会转世成为我这样的人呢，觉得责任太大了，又觉得实在是对不住……”

“不过是脸长得像，又老做些梦罢了。”

“还有其他的证据。福冈大学的姬野老师，先生是否知道？”

“不，没听说过。”

“是吗，是图书馆的老师，我表弟的结婚介绍人。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因为有这样的因缘，我就请教了他；说是外国研究人的转世的学者很多，还有了不起的书呢。”

“是嘛。”

男人又翻起了他那破旧的记事本。

“哎——F……M……韦莱，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名？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据这个人研究，人死了以后到他下次转世的时间越长，转世后的人就越伟大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死后五十年内转世的，不是醉鬼就是流浪汉。一百年转世的是普通工人，二百年是技术员，三百年是地主，一千年是领导，而到了两千年转世的，就是艺术家。”

“转世为艺术家，需要的时间最长啊！”

我苦笑了，大概这个叫做F·M·韦莱的男人不是个艺术家，就是个想做艺术家而没做成的人。

村濑先生对我的嘲笑毫不在意，一双手搁在膝盖上，一脸认真地说：

“拿破仑死在一八二一年，我生在大正十二年，是大地震的那年，公历是一九二三年吧，稍稍超过了一百年，正在普通工人和技术员的分界线那儿。我打过鱼，也在鱼制品加工厂做过，这样过了一辈子。”

“不过，冒昧地说一句，像您这样过了一辈子的，在日本有好几

百万吧。”

“是的，可是还有一种学说。”

“学说？”

“是的，哎——叫做‘死龄转世说’，先生是否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六十岁死掉的人，在死了六十年、一百二十年、一百八十年后，也就是整数倍的年数后转世。五十岁死的人，是一百年、一百五十年、二百年……”

“这也是那个叫韦莱的学说吗？”

“是的，姬野老师是这么跟我讲的。”

“这世上可真是说什么的都有啊！”

“拿破仑死在一八二一年，五十一岁。我是生在一九二三年，隔了一百零二年，正好是五十一岁的两倍。”

“偶然的一致吧。”

“砒霜的化验也做过了！”

“砒霜的化验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请中学里的理科老师给做的。砒霜这东西，厉害得很，死了以后多少年，只要有一根头发，就能查出来……就是这么厉害。”

“这样的事，我也听说过。”

“拿破仑不是被砒霜毒死的吗？”

“确实有这样的传说。”

“要是我真是拿破仑转世，我的头发里可能就有砒霜……”

“结果怎样呢？”

“少量地有一些。看来是真的呢，真是被砒霜毒死的呢。”